

蔣竹莊先生誦述

孔子與釋迦

魏家驊題



# 孔子與釋迦

在暨南  
學校講

蔣維喬

「孔子與釋迦」一題：範圍極廣；今但就二聖同異之點，略爲說明。

(一) 降生年代相同  
通常稱釋迦降生至今(民國十三年)爲二千九百五十一年；然實相沿之傳說，多不足依據；今經學者詳徵東西史乘，考定釋迦降生至今爲二千四百八十九年；而孔子降生

至今爲二千四百七十六年；東西兩聖，實爲並世。是孔子在杏壇敷教之日，正釋迦在鹿苑舍衛大轉法輪之時也。

(二) 同爲貴族 孔子魯人；宋微子之後；釋迦中印度迦毘羅衛國淨飯王之太子。雖同出於貴族，而其境遇則異；孔子少孤，其處境逆，學成而爲偉人也易；釋迦則生長王宮，享盡人間幸福，其處境順，學成而爲偉人也難。

(三) 同爲博學多才 孔子稱爲生知之聖，體格

奇偉，身長九尺六寸。其教人以禮，樂，射，御，書，數。六藝爲主；禮樂書數屬文，射御屬武；實爲文武兼才。釋迦則七八歲時，一切學問，皆不習而知；深通五明之學：五明者，醫方明，工巧明，聲明，因明，內明也。且有膂力；爲太子時，曾與諸王子比武；將出城，有大象立阻城門；太子手執象，遙擲於城外；疾前，還以手接之。故其有文武才，與孔子同。

（四）學說之異同 論其學說：孔子生長中國北方，崇實際，主力行，貴人事，喜保守；其學說之立腳

點，在正心誠意；而推及於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；完全爲入世派。其言道德，最重仁字；惟由親及疏，頗有等差；所謂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也。其施教則定爲五倫，以規範君臣，父子，夫婦，兄弟，朋友之義務。試觀一部論語，弟子問仁者不一，而其答案亦各異；蓋孔子因人施教，立說無方也。其一身立己達人，俱重實際；凡事涉幽玄，非所樂道；故子路問死，孔子應之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子貢亦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

得而聞也。惟重實際，故喜保守；自云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晚年道仍不行，退而刪詩書，定禮樂，贊周易，作春秋。所謂刪定贊，皆述而不作之意；即春秋亦係魯史，不過孔子加以筆削，示褒貶耳。釋迦生於中印度；印度自來有婆羅門教，偏重出世；故其思想，亦受其影響，完全爲出世派。然其講入世間之倫理，大部分同於孔子；而其出世間之思想，則孔子所不道也。其教義最重慈悲二字，慈以予樂，悲以拔苦。考釋迦思想之淵源，可以其少年之故

事爲證：彼於十二歲時；當春耕節宴，父王攜之出宮遊行。見農夫耕田翻土；有受傷之蟲，暴露地面；飛鳥羣集啄食之。心中十分悲憫，因生厭離之心。於是獨坐樹下，結跏趺坐，深入禪定。父王尋覓得之；問何故坐此？答云：見諸衆生，互相吞食；心生哀憫，故坐於此，不願還國。父王慰之；恐其出家，與百官商議；加增宮中娛樂之具；復爲納二妃；極人間一切樂事；以娛太子。太子毫無染着心。後父王復令出遊；使增見聞之樂。太子見民家喪葬；因念人

間生老病死之苦，思解脫之。年十九，中夜逾城出家；入雪山，修苦行六年；遂於十二月初八日子時，在菩提樹下，豁然大悟，成無上正等正覺。更以其所悟者，出而普度衆生；說法四十九年，而自云未嘗說一字；蓋釋迦之意，重證悟，不重言說文字；譬猶以船引度衆生，達於彼岸；既至彼岸，則船亦應捨；若執著言說文字，以爲道之所在，是猶既至彼岸，仍負船而行，是愚之甚者。又如一輪明月，高懸天際；或不見月，先覺者用手指點之；其目的在使



見月，不在見指。倘或人祇凝視此手指，而以爲月之所在，不亦謬耶！經典猶船與手指耳，若重文字而輕證悟，是負船而行，視指爲月之類也。今所傳佛藏經典，至爲浩繁；皆佛滅度後，其弟子恐日久遺忘，互相結集而成；並非佛在世時，有所著述；此又與孔子之親自述作不同者也。

觀孔佛二家之學說：一重在入世，一重在出世，淵源迥然不同。而我國人自來習慣，開口則云三教同源；是可見吾人思想之籠統；因此治學之方法，

亦最喜附會，不知分析；學者不可不力除此病也。



## 附錄

### 佛學大意

昔在上海商科大學，演講佛學大意；學生筆記稿，未經鄙人檢定，遽在申報發表，海潮音居士林等雜誌亦輾轉登載；因見其中不免錯誤，故改定之如此，蔣維喬誌：

中國向有儒釋道三教，實則儒家是否是宗教，尙未有定論；道家淵源於黃老之哲理，三代秦漢之時，極爲盛行；至後漢張道陵，托名老子之道教，實

非道家之真面目也；佛教自漢時入中國，勢力甚大，哲理亦深；今流傳之藏經有八千餘卷；其教義之精博，世界宗教莫與比倫，誠極高等之宗教也。近代研究佛經者，自安徽楊仁山先生始。先生曾以私財收藏經典，加以校訂，創設金陵刻經處，刊印單行本，以惠後學；吾儕得略窺祕奧，皆先生之賜也。佛經極不易看，因其中術語太多，且其文由梵文譯成，梵文文法之排列，與中國文法相反；故譯成之經，另有一種文體。初讀佛經，遇難解之處，

不必退縮，無論了解與否，依舊向下讀，讀得多，自會領悟，大約了解一二部，便可漸漸推及其餘。今欲講佛學大意，第一須明白佛教的目的。佛教的目的，在明心見性。心有二門：一真一妄。真心不生不滅，常住不動；妄心忽生忽滅，變動不已。佛教的目的，即使我心反妄歸真，造乎不生不滅境界。我等現在所住之境，俱是虛妄不實。何以故？譬如桌子，放在此地，好像是實在不動；但是他組織的原子，相互之間，變動甚速，絲毫不停，變久則壞，到了

後來，腐朽不堪用矣。吾人身體亦然，從生理上講，人身爲十四原子合成；原子組成細胞，無數細胞，集合而成身體。此細胞隨吾人言語動作，逐漸分裂消耗，再由吾人攝取之食物，經胃腸之消化，變爲血液，發生新細胞以補充之。此細胞之消耗與補充，新陳代謝，密化潛移，剎那不住。試取鏡照面，則見我少年時，已非幼時面目，壯年時已非少年面目，至老年則血枯皮皺，面目全非矣，是卽新陳代謝之作用也。故就生理上計算人身新陳代謝

之作用，不過七年，全身必另換一個；特其變遷微細，吾人不自覺耳。此吾身生滅之現象也。大凡世間一切物，在生滅之中者，皆是虛妄不實，豈但吾身如此，吾心亦然。試反觀之，則覺千端萬緒之妄念，倏生倏滅，刻刻不停，此妄念是攀援性，由甲至乙，由乙至丙至丁，以至無窮。學佛之目的，即在息此妄念，歸於真念。但妄念之外，並非另有一真境；妄念生時，是爲妄境；妄念息時，卽爲真境。譬如大海，風平浪靜，此海之真相也；風起浪興，則海之妄

相也；風浪息，則海之真相可見；並非風浪之外，另有一海相。吾心妄念一息，卽是真心；亦非妄念之外，另有真境。所以佛家之用功，重在息妄。安心息，卽真心之名，亦不必存在矣。今之生理學上，分心爲知情意三分；佛家則分爲八識，比較精細。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爲前五識，第六意識，第七末那，第八阿黎耶。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爲六根，其所對之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，法爲六塵，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及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之意義，均較易明。惟法之意義，並非法律法規之謂；乃指



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，爲意識所想得到者而言。因天地間一切事物，俱有一定秩序，故名之曰法。末那之意義爲執我。執我，爲一切罪惡之根源。吾人之我見，乃自有生以俱來；譬如小兒，自母胎出生，就知吃乳，雖爲一種衝動，然已知有我身在，欲營養之，此卽執我也。阿黎耶之意義爲含藏；譬如吾人，能追記往日或數十年前之事，卽阿黎耶之功用也。真心是不生不滅，由真起妄，如海起風，故稱識浪。前七識之識浪，皆依第八之阿黎耶，故阿

黎耶爲妄心之根本。佛家反妄歸真，卽轉變此阿黎耶，成一種眞智慧，而超脫此生死大海是也。

佛學之目的既明，須當研究其方法。方法可分二大類：一爲世間法，一爲出世間法。世間法與他種宗教一樣，其法極簡易，可用四句來包括他，卽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四句，無非教人行善止惡而已。出世間法，則有大乘小乘之別，此乃佛當時看各人根器不同，爲之分別說法；小根器者，聞之而成小乘；大根器者，聞之而成大

乘；非佛法本有大小也。小乘分聲聞緣覺二種。大乘只菩薩一種。由菩薩再進，卽爲佛。佛爲「聲聞」所說之法名四諦：卽苦、集、滅、道。諦者，審諦不虛之道理也。平常人往往思避苦就樂，但不知苦與樂究有何分別。其實苦與樂，皆以感受環境而起者。境有順有逆，遇順境則樂，遇逆境則苦，兩者原無分別。何以故？今可以苦樂發生的時間說明之。凡時間有生時住時滅時，譬如患病，當病初起爲生時，正在病中爲住時，則生住二時皆苦；然至病滅時

則樂，又如聽音樂，初聽爲生時，正聽爲住時，則生時住時皆樂；而音樂滅時，則有曲終人散之感，而爲苦矣。可見世間所感苦樂，惟以時間之長短而分。生住二時皆苦爲苦。生住二時皆樂爲樂。實則苦樂不外一種感受，並無分別。吾人之身，苦多樂少，生老病死，時時刻刻，無不爲無常所變遷；唯愚癡的人，往往不明白，必須見佛聞聲而後能悟；故名聲聞。吾人之生老病死，苦多樂少，是爲苦諦。但生老病死，是吾人今生所得之果，是免不了的；既

是果必有因，遂進而求宿世之因，其因惟何？卽爲無明煩惱。由煩惱造業，能集起未來苦果，是爲集諦。吾人既知其因，不得不求一種方法以滅之，是爲滅諦。欲入此滅諦，必先修佛道，是爲道諦。此卽聲聞所修之四諦法也。佛爲緣覺所說之法，名十二因緣：十二因緣，爲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。無明及行，爲過去因，能生現在受苦之果。無明，癡暗之意。行，造作之意。識，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、五者，爲現在之果。識，爲初托母胎，最初所起之

一念。名色者，名是心，色是身，胎中形體未備時之稱。六入者，胎中所成六根，將有所入也。觸者，出胎後，六根對六塵有所接觸也。受者，能領納當前境遇，逆則苦，順則樂也。愛，取有，爲現在之因。愛爲貪戀，財，色，名，食，睡，五慾等事。取者，於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之五塵境，廣徧追求，滿其慾望也。愛，取二者，隨逐煩惱，爲現在之無明。有者，既有塵慾，作有漏業，當生，三有也，生，老死二者，爲未來之果。因果循環，生死不斷，不出此十二因緣。吾人是順生死流，

卽由「無明」緣「行」，「行」緣「識」，順次相緣，以至「老死」。緣覺由十二因緣悟道，知生死根本在「無明」，故首滅之。「無明」滅則「行」滅，「行」滅則「識」滅，乃至「老死」亦滅，所謂逆生死流，是卽緣覺所修之十二因緣法也。大乘與小乘不同之處，小乘祇知自利，大乘則重在利他。前講聲聞緣覺所修之法，均爲自己精修，了脫生死。大乘菩薩則不然。菩薩二字，譯自梵文，梵文原爲菩提薩埵。菩提者，覺也。薩埵者，衆生也。以「覺」上求佛道爲自利，以「悲」下救衆生爲利他。蓋不

求僅能自利也。其修行之方法爲六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，是也。大乘菩薩，既以利他爲旨，故第一事卽爲布施。布施有二種，財施與法施；以貨財與人謂之財施，教人以道謂之法施。持戒爲止惡修善之規律，吾人爲惡，由於慾望；慾望不滿足，卽生煩惱；所以持戒以減遏慾望。戒有五：一、戒殺，二、戒盜，三、戒淫，四、戒妄語，五、戒飲酒。忍辱所以治瞋。精進謂向前猛力用功。禪定爲菩薩真實用功之法；專心斂念，守一不散之謂。禪定以後，發



生大智慧，能照了一切諸法，無不通達，是爲般若。其次當論中國現在所有佛教宗派。共可分爲十派：(一)俱舍宗，(二)成實宗，此二宗爲小乘法。(三)律宗，(四)法相宗，(五)三論宗，(六)華嚴宗，(七)天台宗，(八)真言宗，(九)淨土宗，(十)禪宗，以上八宗爲大乘法。佛在世說法四十九年，並未著書。現在所有經典，皆其弟子於佛滅度後，各匯集其所聞而成。中國自漢迄唐，翻譯極盛。今所傳之大藏經，分「經」「律」「論」三類。佛口親說或命弟子所說之法爲經，後人加以註

釋爲論，講明戒律者爲律。其宗派所由分，乃由弟子所聞佛說，各有不同之故；亦猶孔子對門弟子說仁，各因其人而不同，弟子傳之，遂分成宗派也。唯其大別可分爲空有兩輪：空有兩輪，乃佛當時鑒於各人之觀念不同，而分別救正之，使歸於中道者。例如有人說世間一切是空的，佛恐其執定空見，不合中道，遂爲之說有；其人既聞有後，以爲世間一切是有的，佛遂復爲之說空；佛之目的，欲使人不固執一邊之見，而悟非空非有之中道；後

人因其所聞者不同，遂成空有兩宗之別。就中國小乘兩派言，則俱舍宗講有，成實宗講空。俱舍宗本於世親菩薩之俱舍論；此論專宏有宗，六朝時陳朝真諦三藏譯此論，後來佚失不傳。唐玄奘法師重譯三十卷，其門人等大爲闡揚，遂立此宗。成實宗本於訶梨跋摩之成實論；此論發揮人法二空之理，與俱舍恰相反。此宗觀察宇宙萬有，分爲世界門及第一義門。世界門認諸法爲有，人我非無；不知一切諸法，皆從因緣而生，離因緣則滅，雖

有亦假，似有實無。進而入第一義門，則說人空法空；二空真理，至此宗乃顯然揭出。律宗之起，當佛滅度時，弟子詢佛：佛在世時，以佛爲師，佛滅度後，將以何爲師？佛曰：以戒爲師。是爲律宗之始。唐道宣律師，盛弘此宗。近代寶華山專以律著名，蓋佛家之「戒」「定」「慧」三字，次第相須，未有不持「戒」而能得「定」「慧」者。持戒則違背凡情，隨順聖道；不持戒則違背聖道，隨順凡情；焉能超出生死大海耶？法相宗經論甚多；此宗成立於唐玄奘法師；玄奘原

是大學問家，出家後，對於前人所譯經典，有懷疑處，乃立志自往印度求學；到印度後，從戒賢論師，精通其法，歸國譯傳，遂成法相宗。其教義以宇宙萬有，悉爲識所轉變，三界唯心，心外無法。當時宗風極盛。宋以後漸衰，論疏亦佚失，至明季而復振，學者著述頗富；然因未覩論疏，不免嚮壁虛造，多所乖舛；今則論疏自日本續藏中取回，學者始得觀此宗之真面目。西土本有「性」「相」兩宗：性宗談自性空，相宗談如幻有。相宗卽前述之法相宗，性宗

則三論宗也。三論者，百論中論十二門論是也。百論破世間之邪，以顯一切之正。中論破大小二乘之迷，通於大小兩教。十二門論破小乘之妄執，以顯大乘之真義。華嚴宗與天台宗，可稱中國佛學。華嚴爲最廣大之經。唐杜順和尚依經立觀，爲此宗之初祖。天台宗，以地得名，隋時有智者大師，居天台山，建立此宗。其所宗爲法華經，其修持法門爲三止三觀。三止者：（一）體真止，謂體達無明顛倒之妄，卽是實相之真。（二）方便隨緣止，謂隨緣歷境，

安心不動。(三)息二邊分別止，謂不分別生死涅槃有無等二邊之相。三觀者：空觀，假觀，中觀也。真言宗亦名密宗，與他宗獨異。他宗多以理爲本，依理起修；此則於理之外，偏重事相，其所依之經爲大日經，謂非釋迦所說，乃大日如來所傳。且謂釋迦所說之經，皆是方便，惟此教乃真實之言說，故曰真言。其修持方法爲持咒，儀式極多。唐時傳入中國，至明代卽禁止，然盛行於日本。今西藏蒙古之喇嘛教，卽此宗之支流也。淨土宗專教人念佛發

願往生淨土，故名。晉有慧遠法師，倡此宗，曾在廬山發起蓮社，當時入蓮社者，均係一般知名之人，陶淵明亦加入焉。他宗教人修持，皆步步前進，豈出三界，成功較難。淨土宗則用念佛法門，教人依仗佛力，橫超三界，且可帶業往生淨土，祇要臨命終時，一念不亂，所以爲最便利之法也。禪宗創自晉達摩祖師。達摩以學人專於文字上用功夫，執著知見，障礙真修，故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教人默坐離念，明心見性。故禪宗不論不識字的人，或極



聰明之人，都可以學。淨土與禪宗，今極盛行。自明以來，大叢林中，所用參禪方法，即是禪宗；然無有不兼用念佛功夫者，所謂禪淨雙修也。以上所講十種宗派，實不外乎空有兩輪；其修持方法，不外事修與理觀二者。現在研究佛學的人很多。但真能明白的很少。大概可分爲兩種人：一爲失意的政治家，彼視佛爲消極的，爲避世的，故一經失意，卽借此逃禪；其實佛學是積極的，試觀釋迦說法四十九年，無一日不以度衆生爲己任，何嘗是消

極耶！一爲學時髦的人，彼等以今日佛學頗流行，於是亦稍稍涉獵，自命爲佛教徒；因佛經中有言及鬼神處，於是牽強附會，喜爲扶乩等神怪之事，以惑世誣人；學者不可不察也。



(佛) (教) (淺) (測)

◀ 分 五 角 一 冊 一 ▶

是書係蔣  
竹莊居士  
在東南大  
學之講演  
錄。以一心  
法門開爲  
迷悟兩境。  
依次解釋。  
淺顯易曉。  
極便初學。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元(1444)

北  
京  
一  
一  
一

Confucius and Buddh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再版

回(孔子與釋迦一冊)

○本書售價伍元

講述者 蔣 維 喬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 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 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

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 
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 
貴陽張家口新嘉坡

▲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▼

